

潮吧◎著

下街往事尘埃落定，悠悠往事的回忆
包含的不仅仅是甜蜜或者悲伤；
世间万物、各色人性，最终都被还原
到『现世』生活。

现世

下街往事
卷二
现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下街往事
終結篇

現

I247.5
/2386(X)

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下街往事——现世 / 潮吧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
2008.1

ISBN 978-7-80222-549-7

I. 下... II. 潮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5838 号

● 下街往事——现世

著 者 / 潮 吧

策 划 / 史崇九

责任编辑 / 凌 嵩

封面设计 / 郭传山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2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/ 16 字数 / 25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222-549-7 / I · 54

定 价 / 25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第一章	遭遇抢劫	/1
第二章	家的温暖	/10
第三章	惊惶失措	/16
第四章	狼狈出逃	/24
第五章	联系到了郑奎	/34
第六章	归案	/40
第七章	罪有应得	/44
第八章	无法抵抗	/49
第九章	“庭审”纪实	/55
第十章	王娇家的小畜生	/62
第十一章	重返入监队	/66
第十二章	大光被严管了	/75
第十三章	忍无可忍	/81
第十四章	痛打袁文彪	/88
第十五章	劳改生涯	/95
第十六章	无聊的日子	/104
第十七章	来顺将是另一个家冠	/110
第十八章	吴振明威风凛凛	/116
第十九章	我爸爸瘫痪了	/120

目录

第二十章	与杨波的姘居生活	/125
第二十一章	给家冠下了套儿	/131
第二十二章	摸清情况	/138
第二十三章	宗哥的态度	/148
第二十四章	家冠又添羽翼	/154
第二十五章	初见成效	/160
第二十六章	无聊的婚姻生活	/167
第二十七章	我阳痿了	/172
第二十八章	狼狈不堪的生活	/178
第二十九章	有人想杀我	/184
第三十章	来顺在走邪路	/189
第三十一章	绿帽子是紧箍咒	/195
第三十二章	穷则思变	/199
第三十三章	一个好消息	/202
第三十四章	绑架设想	/210
第三十五章	实施绑架	/216
第三十六章	不太完美的结局	/223
第三十七章	忍无可忍	/233
第三十八章	最后的疯狂	/241
第三十九章	这就是江湖义气	/247
尾声		/251



第一章 遭遇抢劫

很长时间没去市场对面那家饭馆吃饭了，我还欠了人家一部分饭钱，要过节了，应该给人家结账。我抓起桌子上的包，整整头型，拽拽衣服，点了一根烟走出门去。金龙正站在门口跟几个人聊天，见我出门，凑上来问：“宽哥又要去哪儿？”

我冲他笑笑，故意刺挠他：“我欠了一个地方几千块钱，给人家结账去。我讲究江湖义气啊。”

金龙尴尬地张了张嘴，不敢反腔，低着头嘟囔道：“宽哥是越活越善良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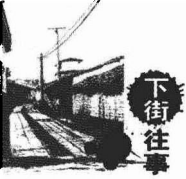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，拉着一辆装满鱼箱的地排车在我旁边停下了：“宽哥，又要出门啊？”

是段丰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答应他来这里上班的：“你怎么不去找我就直接干上了？”

段丰从腰上拽下一条破毛巾擦着满头大汗，呲着大板牙笑：“我等了你一会儿，闲不住，一闲就难受。”

我无聊地看了看四周，天气阴沉，人群忙碌，干枯的树枝把过往的风撕成碎片，发出阵阵哀号。

心里忽然就是一阵烦躁，我挥挥手让他走了。进了饭店，我随便点了几个菜，顺便把老板喊了进来。老板刚想客气，我摆手让他噤声：“别罗嗦了，把账单拿来，今天把账给你结了。”老板早就预料到我是来结账的，直接从背后拿出了一沓单子，总账写在最后那张纸上，三千多一点儿，我丢给他三千：“就这些。”老板乐颠颠地搓着手直嘿嘿：“张老板真义气，今天算我的好了。我早就应该请你了，打从你来我这里吃饭，那帮小流氓就再也没敢欠我的钱……”我摇摇手不让他说了：“你也别以为我有多大能耐，我有多么讲义气，我这是在做一个人最基本的人，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？欠钱不还，早晚得遭报应。”



桌子上的大哥大响了，是烂木头打来的，我问他跑不跑车没事儿打什么电话？烂木头说，大马路市场那边出了点事儿，他刚从那边回来。“关凯这个混蛋不想活了，”烂木头挨了鞭子的驴一般哼唧道，“刚才我过去跟几个兄弟交代一下任务，这小子冲过来了，一棍子打在我的头上。我问他为什么打我，他说，你回去告诉张宽，欺负人不能这么个欺负法，他在这里没法干了，说，不是咱们走就是他豁出去坐牢，反正他不想活了……宽哥，我估计是有人在背后戳弄，不然他没有这么大的胆量。”心里乱，我随口说道：“这事儿你别管了。跑你的车去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稍一迟疑，打了虾米的传呼。虾米一回电话，我直接说：“你去大马路市场，凡是关凯的摊子，一律给我砸了，谁阻拦，一个字，砍。”虾米一句话没说，挂了电话。

刚闷头坐了一阵，外面就响起了段丰喷呐般的喊叫：“宽哥，宽哥！宽哥在这里吗？”

老板猛地推开了门：“张老板，是不是出事儿了？一个伙计在外面喊你呢。”

我已经冲到了门口：“老段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脑子里蓦地闪出我爸爸和来顺的影子。

段丰的脸像玉米饼子那么黄，冲过来拉着我就往外跑：“驴四儿被人砍了，去了医院……”

驴四儿被人砍了？我的头发一下子竖了起来，肯定是奔钱来的！

我一把扯了段丰一个趔趄：“慌什么慌？”拉着他跑到路边打车，“驴四儿去了哪家医院？”

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的面前，我把段丰推到前面，催他快说。段丰说，当时他正跟金龙在楼下闲聊，旁边卖鱼的一个伙计过来喊他，说驴四儿来了电话，很着急。段丰就跑进库房接了电话，驴四儿在电话里说，完蛋了完蛋了，钱被人抢了，整整十万啊！段丰吓傻了，问他钱是在哪里被抢的？驴四儿说，刚出银行没走几步就过来了一辆摩托车，劈手就夺他的包，他攥得很紧，没被抢走，刚想跑就被人抓住手腕砍了一刀，钱就到了人家的手里，他还没等看清楚是几个人，那辆摩托车就拐进了一个胡同，他撵了几步，看见人家手里拿着枪就没敢再撵。他本来想马上给办公室打个电话，可是那时候他懵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后来跑过来

几个巡警，直接把他带到了派出所，到了派出所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腕被砍了一条大口子，骨头都露出来了。警察也没来得及审问他，直接把他送去了医院，他害怕警察问他别的，缝完针瞅个空挡跑了出来。

这个“臊子”！我的胸口都要爆炸了，怕警察干什么？这岂不是更乱了……我断定这里面肯定有蹊跷，怎么会那么巧？这帮人肯定是提前知道驴四儿要去银行提款，早有预谋。这个知情者会是谁呢？我皱着眉头慢慢回忆……我让驴四儿去提钱的时候，只有金龙在场，可是段丰说，他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市场，即便是他瞅个空挡打过电话，那也需要时间啊。从驴四儿走出市场，到钱被抢，也就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他不可能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变成神仙。再说，办这样的事情必须是最铁的朋友才可以去办，金龙的几个兄弟我全认识，没有一个够这个胆量的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到哪里去找新朋友？金龙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……难道是驴四儿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他真的办了这样的事情，他还算是人类吗？再说，他明白我的脑子不比他差，他这么办等于在自己的头顶上悬了一把刀子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驴四儿！脑子彻底乱了。

“到了到了，”段丰指着公园大门口说，“那不？驴四儿蹲在卖报纸的后面发呆呢。”

“先别过去，”我对司机说，“靠边停停。”

“哥们儿这是遭人抢了？”司机回头笑道，“这叫什么世道啊，做个买卖真不容易。”

“你少他妈废话！”段丰猛地戳了司机一下，“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”

司机摇摇头把脑袋转到了窗外：“快点儿啊，慢了我打表了。”

我摸出十块钱给他丢进驾驶室，伸手打开了车门。

驴四儿老远就看见了我，他说不出话来，蹦着高冲我招手，像一只落在地上的乒乓球。

我绕着来往的车辆往驴四儿那边走，包里的大哥大突然响了，我竟然站在马路中间接起了电话。

段丰猛地推了我一把：“宽哥神经了？”

我顿一下，继续往前走：“谁？哦，是大光啊，找我有事儿？”

大光在那头嘿嘿地笑：“宽哥喝醉了？忘了你交给我的任务了？我到了



沂水。”

到了沂水？去沂水干什么？一激灵，我想起来了，问他，你一直跟着老钱他儿子吗？大光说，一直跟着，上厕所都没“脱靶”，现在他进了一家茶叶店，这家店好像是他开的，进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，估计他就住在店里。我说，我已经给老虎打电话了，他马上就过去接替你，见了他以后你就回来，有别的事情让你去办。大光说，老虎已经来了，我这就回去。

挂了电话，我抬头一看，驴四儿手上缠着绷带站在离我好几米远的地方，一脸惶恐地看着我。

我没看他，说声“你跟我来”，径自走到公园门口的墙根下。

驴四儿憋了一阵，终于火山爆发般喊了一声：“宽哥，我对不起你！我把钱弄丢了啊……”

我闷头抽了几口烟，把烟头吹到地上，招招手让他靠近我：“这事儿不怪你，告诉我，看清楚抢钱的人没有？”

驴四儿使劲眨巴了两下眼睛：“当时我吓傻了，什么也没看见……只记得是几个戴头盔的人。”

我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：“几个人你总应该看清楚了吧？”

驴四儿紧缩着的身体猛地放松了：“宽哥，我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！你是不是怀疑我做了‘口子’？”

“没人怀疑你，”我拿过了他的手，轻轻一拍，“伤得厉害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驴四儿抽回了手，“缝了十来针……宽哥，你真的没怀疑我吗？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

“这事儿早晚得弄个水落石出，”我抱着他的肩膀往马路牙子上走，“一会儿你去派出所报案。”

“宽哥，我怕见警察……”驴四儿来回扭着身子，“我吃他们的亏吃多了，他们喜欢打人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”我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“这次你是受害者，他们不会打你的。”

驴四儿流了眼泪：“我糊涂了……是啊，我不应该怕他们，他们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，我有困难了。”

我让段丰坐到前面，我跟驴四儿坐在后面，车忽地窜了出去。

驴四儿不停地颤抖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怕什么？这次我不是坏人，这次我是受害者。”

下车的时候，我对段丰说，完事儿以后让金龙带上驴四儿去蒯斌饭店找我，我在那儿等他们。

天阴了，大块的乌云压在头顶，像是要掉下来的样子。我站的地方很高，几乎能摸得着乌云。从我这里看下去，可以看见远处模糊的一片厂房，我能够辨认出那几抹乌黑的房顶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，厂里的大烟筒没有冒烟，它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嘈杂，像是死了一般。南方飞来一群苍蝇大小的鸽子，越近越散，最后呼啦一下消失在乌蒙蒙的云层里。眼前也有一些鸟儿，它们是单飞的燕子，贴着地皮箭一般地从我的脚下飞远。“燕子低飞蛇过道，大雨不久就来到”，记得小时候每当遇到这样的天气，爷爷便会对我说，一会儿就该下雨了。果然，雨下来了，开始是淅淅沥沥的，转瞬之间就变成了泼水一样。闪电来了，闪电刚过，雷鸣也来了，一声巨响拖着轰隆轰隆的余音，像是从山上滚下了一些巨大的石头。跑在路上的车有的像棺材，有的像甲虫，有的像青蛙，还有像鸡巴的，它们无一例外的像逃犯，被雷雨撵得仓皇又狼狈。我没有跑，我昂首阔步地往蒯斌饭店的方向走，只是把大哥大揣进怀里，别让雨淋湿了，我需要它，它让我有了耳目，使我保持着做人的尊严，那时候没有几个人玩得起这玩意儿。有几辆出租车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按喇叭，我不理，爷们儿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多深沉？

蒯斌正落汤鸡似的忙碌着往饭店里收拾摆在外面的桌椅，回头一看，连忙招呼：“别愣着，帮忙啊！”

我帮他抬进最后一张桌子，哗啦一下把刚从银行取回来的钱摊在吧台上：“数数吧，一万。”

蒯斌把钱收起来，扑拉着满头雨水讪笑道：“不用这么着急呀，没人逼你。”

“要是这钱是给你的，我不会这么痛快，”我把外衣脱下来，甩着雨水说，“你也难，帮我办事儿需要这个。”

“这倒不假，”蒯斌也脱了外衣，嘟囔道，“今天没有厨师，哥哥亲自炒菜，咱俩喝点儿。”



“别忙活了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”

“走什么走？没看见电闪雷鸣吗？像你这种作恶多端的人就不怕打雷劈了你？陪我喝点儿。”

我歪头看了看已经变得漆黑的天空，点点头说：“那我就陪你喝点儿，我陪酒不收费。”说完这话，我的脑子里猛然僵了一下，杨波的身影在眼前一晃。蒯斌好像知道我的心情一样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哎呀，这个破鸡巴天气啊……照这么一直下雨，我这生意还怎么做？车不能跑，饭店没客人，只有躺在家里‘撸管’（手淫）玩儿啦，我热闹他二大爷的，”见我还站在那里发愣，蒯斌拉了我一把，“我说你也没个大哥样子，下这么大的雨还亲自来干什么？不是说让驴四儿来送的嘛。”

还他妈的驴四儿呢……我转身往旁边的单间里走：“驴四儿出事儿啦。”

蒯斌跟了进来：“怎么了？手又痒痒，开始重操旧业了？”

这事儿瞒不过蒯斌去，瞒他也没什么意思，我边换衣服边把前面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

蒯斌一听，吃惊不小：“好家伙，碰到高人了这是？谁这么大胆？不要命了他？”

“为了钱还要什么命？”我哼了一声，到处找烟，“我记得咱们在监狱的时候，我曾经对你说，我说金龙在我们抢洪武之前说过，富贵险中求，人家这是照这个套路来的，先玩个小富贵再说。”蒯斌一拦我伸到架子上的手：“慢！你说什么？金龙？他知不知道你让驴四儿去银行提钱这事儿？”我打开他的手，淡然一笑：“拉倒吧哥哥，金龙根本就没有时间办这事儿。”接着我把对金龙的 analysis 对他叙说了一番。蒯斌捻着下巴上的几根黄须念叨上了：“奇怪，奇怪呀，那会是谁呢？小王八？不可能啊，他还在监狱里呢……驴四儿？也不能啊，这小子我了解他，千儿八百的兴许他敢，这可是十多万啊……”

我找到烟，自顾自地点上一根，叹口气道：“别分析了，好在我还能承受得了，摊别人身上还不得自杀？哈。”

蒯斌转身冲出门去，顷刻转了回来，把我给他的那三万块钱猛地摔在桌子上：“拿回去，这钱算我支援你的。”

我把钱一沓一沓地攥起来包好，拉开他的衣服拉链给他掖进怀里，拉上拉

链，一拍：“你这是瞧不起我。”

蒯斌还要推挡，外面传来金龙女人一样的声音：“宽哥在这里吗？”

蒯斌猛地皱紧了眉头：“你怎么把这个杂碎给弄我这里来了？”

我尴尬地抱了他一把：“没办法，我想化验化验他。市场不方便去，只好先借你的地方一用了。”

蒯斌瞟我一眼，说声“完事儿赶紧走啊”，快快地进了他睡觉的那屋。

我走出来，冲金龙淡淡地点了一下头：“事情你都知道了吧。驴四儿呢？”金龙扑拉两下被雨水淋湿的头发，两眼放光，似有受宠若惊的感觉：“宽哥，真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信任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首先找我商量。这就证明我在你的眼里依旧是好兄弟啊，”见我眯着眼睛朝他笑，金龙大大咧咧地一指门口，“驴四儿是吧？他吓破尿脬了，在门口撒尿呢。”

驴四儿提着水淋淋的裤子进来了，气色似乎很好，鼓着腮帮子笑：“宽哥，好了，报完案了。”

我站着没动，抬手拍了拍金龙的肩膀：“龙哥，关键时刻还是老兄弟好啊……你看这都什么德行？”

驴四儿不解地望着我：“宽哥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我不理他，作深情状盯着金龙的眼睛：“龙哥，好兄弟……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金龙轻咳一声，反手拍拍我的胳膊，冲驴四儿一偏头：“你，跟我来。”

驴四儿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，摸着脖颈不挪步，他似乎很害怕金龙。

我含混地一笑，探手搂过驴四儿，转身进了旁边的单间。

刚进屋坐下，金龙就把嘴巴凑到了我的耳朵边：“宽哥，看我的。”我让金龙先别说话，问驴四儿报案的过程。驴四儿更加茫然，不停地用眼角瞟金龙，他似乎搞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把这么机密的事情当着一个讨厌鬼说。我面无表情地敲了一下桌子：“说。”驴四儿干脆一闭眼，讲故事似的说了起来：他一进派出所的门说他是刚才被人抢劫的那个人，警察就踹了他一脚，问他刚才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驴四儿说，当时我吓傻了，害怕抢劫的那几个人找到他，杀他灭口，就找个地方藏起来了，后来一想还是得依靠政府，就来报案了。警察问他，看没看清楚那几个人的长相？驴四儿回答没看清楚。警察又问，在你去银行之前都有谁知



道你要去银行取钱？驴四儿说，当时张宽在场，吩咐完就出差去了，没有别人。有一个警察就出去了，不大一会儿那个警察回来了，接着问驴四儿，张宽去哪里出差了？驴四儿说，别瞎琢磨了，张宽会抢自己的钱？警察就笑了，谁怀疑他了？我们问你张宽去了哪里，这是在替他操心呢，怕他知道自己钱没了，乱怀疑人，再闹出命案来。

我这里正听着，金龙捏我一把，蓦然色变：“说完了没有？驴四儿，老老实实回答我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驴四儿的脸一下子黄了，猛地转向我：“宽哥，你听他说了什么？！”

我摇摇头，闷声道：“在人没找出来之前谁都是怀疑对象，包括你，包括金龙，甚至包括我。”

一听这话，驴四儿的脖子陡然胀得通红：“宽哥，我不是臊子，这话没有道理！”

“住口！”金龙跨前一步，一把捏住了驴四儿的脖子，“小子，跟你金爷玩‘二把毛’是吧？告诉你，你还嫩了点儿！说，那几个人是谁？说出来就放了你，如果胆敢糊弄我，你就准备去死吧！”驴四儿想去拨金龙的手，犹豫了一下又没敢，无助地望着我：“宽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跟金……唉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。”我微笑着点了一根烟给他插在嘴里，反手一贴他的脸，柔声说：“四儿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三个都是怀疑对象，先从你开始。你必须说清楚了，在这个过程中你都跟谁联系过，不然你别想走。”驴四儿似乎是豁出去了，大声嚷嚷：“我从市场走了就直接奔了银行，跟谁也没联系过！”

我随手拍了拍驴四儿扭曲不堪的脸，低沉着嗓子说：“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想跟你重复了。你还是说了吧，不说是逃不过去的。我发誓，我张宽不能容忍我的身边藏着一个家贼。如果你说了实话，我可以放你一马，你困难我甚至可以把这些钱都给你。如果你干了丑事儿还不想承认，我就不管了，交给金龙，让他看着办。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。”

“金龙算个什么玩意儿！”驴四儿猛地仰起了脖子，“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他的手里！”

“那你就去死吧，”金龙偷眼一看我，见我没有反应，一拳捣在驴四儿的额头上，“不知道我跟宽哥的关系？”

“宽哥，他打我！”驴四儿没有后退，硬着脖子冲我嚷。

“该打！”我在他额头上又加了一拳，驴四儿咚咚倒退两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你不该打？钱呢？我用力咬了咬牙。

“宽……宽哥啊！”驴四儿双手拍地，号啕大哭，“我冤枉死了啊我！我不想活啦！”

金龙猛扑过去，挥拳又要打，我一把攥住了他的手：“别打了，不是他。”

一听这话，驴四儿大叫一声“宽哥”，竟然晕了过去。

我看看咬牙切齿的金龙，把手一摊：“呵呵，没他什么事儿……这是谁干的呢？”

金龙一怔，说声“我明白了”，皱着眉头问：“你怀疑是我？”

我噤了一下嘴巴，总结道：“不是他，也不是你，更不是我。这个人厉害，慢慢来吧。”

驴四儿幽幽地坐起来，捂着脑袋瞥我一眼，一咧嘴巴“哇”地哭了起来：

“想我驴四儿风里雨里跟了你好几年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。没想到宽哥你竟然这样对待我，我，我冤枉死了啊我！我驴四儿再混蛋也不可能跟你来这套啊……”

“别哭了，”我的心里闪过一丝愧疚，伸手拉起了鼻涕一般软的驴四儿，“难道你丢了钱就没错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驴四儿不敢看我，垂着脑袋说，“以后我不要工资了，我当牛做马补偿你。”

“不必这样，”我坐回椅子，给他点了一根烟，“该怎么着还怎么着，不过你得回家了。”

驴四儿又哭了，把嘴里的烟雾喷得到处都是：“让我回家？我现在是个黑户，没有房子没有地，我没法活。”

我丢给他一张湿巾：“暂时别来上班了，给我打听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……”

驴四儿茫然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猛地一拍大腿：“明白了哥哥，我去！”

他额头上瓦亮的两个大包，让我想起了《西游记》里的金角大王。



第二章 家的温暖

那天晚上我的胃口大开，连吃带喝，不一会儿就弄了个肚子滚圆。金龙想走，我没让他走，我想继续看他的表演，金龙似乎明白，很难堪。正僵持着，王东来电话了。王东在电话里好一阵发牢骚，说我大惊小怪，再以后这样的小事儿别动用他这样的大将了，他忙。我就明白我爸他们没出什么事儿，打了几句哈哈，让他回家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去找他商量个事儿。王东说，你要是暂时回不来，我干脆就住在你家住下吧，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我光棍一条，还不如在这里吃老爷子一顿热乎饭呢。我知道他这是担心我不在家老钱儿子再有什么行动，就同意了，我说：“那你就在我家多住几天，正好我也寂寞。”

王东嘿嘿地笑：“不怕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把刘老师给收了？”

我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我正犯愁甩不掉她呢，你不嫌她脸盘子大、腰粗，就替我收了她。”

好像是刘梅进来了，王东突然变了声调：“哦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先替你收下，价格以后再商量，不许反悔。”

我听见刘梅在问，王师傅，是张宽的电话吗？王东说，是啊，他可真忙，在外面应酬还操心着自己的生意呢，他问我，那批黄花鱼质量怎么样？我说，还好，就是卖相不怎么样，吃起来还是挺不错的，他很高兴，说那就凑合着收了吧，怎么还不是一个吃？这话把我逗得差点儿把刚喝进去的一口酒吐出来，好嘛，这是转着圈儿在“刺挠”我和刘梅呢。刚想骂他两句，刘梅在那边开口说，我家那口子就是好说话，卖相不好就要了？万一卖不出去呢？把电话给我，我批评他。

“张宽吗？我是刘梅呀，下这么大的雨你还不回来？人家王师傅都等你老半天了。”

“我在外面跟一个客户谈生意，可能要晚点儿回去，你也回自己家吧，别让你爸爸担心，王东晚上住咱家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刚才我听王师傅说你看好了一批黄花鱼？卖相不好可不能要啊，你们这一行……”

“咳，”我极力忍住笑，“你早说嘛，我已经买了，都卖出去不少了，客户反映还不错，我也吃了，味道很好。”

“那我就不管了……你不跟咱爸说几句了？”

“不说了，我很忙，你给他们把饭做上就行了，注意身体啊，挂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趴在桌子上笑个不停。金龙在一边说“这帮家伙真大胆”，见我无反应，讪讪地嘟囔道：“你行，媳妇都混上了，还是个老师。”我没理他，继续笑，桌子上的大哥大响了，我让驴四儿替我接，捂着肚子想，刘梅也不是什么聪明人啊，连这个都听不出来。以后我可有得玩儿了，经常跟她来来这个，不行就给她起个外号——黄花鱼，还是卖相不好的那种。将来有了孩子就是小黄花鱼，我是鱼老板，专门伺候黄花鱼……女人这种动物可真是有趣，我想，跟男人性情相差很大呢。

不由得就想起了淑芬，感觉王东挺憋屈，前几年被她折磨得像丢了魂儿，现在她竟然跟兰斜眼搞上了。

有一次，我在街上碰见她挎着兰斜眼的胳膊，屁股一扭一扭地走，样子十分风骚。

我喊了一声：“张飞他妹妹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淑芬一下子认出我来了，表情很尴尬，从兰斜眼的臂弯里抽出胳膊，红着脸说：“我跟兰哥订婚了，要去买嫁妆呢。”

兰斜眼怕我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，说声“大宽你忙”，拖着淑芬鼠窜而去。

这也算是个女人？突然就想起前天夜里做的那个奇怪的梦，我笑了。梦这玩意儿可真有意思，刚开始我明明梦见的是杨波，怎么突然就换成了刘梅？我记起了一件事情。那天我带着刘梅去公园玩儿，因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我在前面独自走，一回头就找不着她了。我感觉有些不妥，这样可不好，无论如何，女人是需要时刻关心着的。我就到处找她，刚转进一片树林子，我就听见一阵“刷刷”的声音，这声音很奇怪，像是一根细细的管子在滋水。我拨开树枝放眼一瞅，过眼处白光一闪，刘梅白生生的屁股赫然亮在眼前。我登时觉得心在发跳，眼也斜



了，似乎有一只小手从眼里伸出来，直向那个屁股摸去。

捂着胸口坚持着，我硬是没有瘫倒。刘梅发现了我，一提裤子站起来，嚅吟一声坐到了地上：“吓死我了！”

扶她起来的时候，我偷偷捏了一把她的胸脯，从此心里就惦记上了那团松软。

当时我想，她比杨波的胸脯可大多了，如果能够直接摸到肉上，一定比海绵还要温热。

后来我实实在在地摸上了她的胸脯才发觉，敢情女人的胸脯摸上去的感觉差不多呢，一样的软，这实在是很奇妙。

桌子上的大哥大响了，驴四儿抓起来哦哦几声，把电话递给了我：“宽哥，是大光。”

我直起身子，接过电话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大光，回来了？”

大光好像是在外面打的电话，里面是一片沙沙的雨声：“刚下车，直接去找你还是回市场等着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直接过来吧，我在蒯斌饭店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对驴四儿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这里暂时用不上你了。”

驴四儿边起身边说：“那我就暂时回家歇息几天，反正我相信你不会不要我了。”

金龙趁机站了起来：“要不我也回去？出来这么长时间了。”

我摆摆手让他走了。看着他略显紧张的背影，我总觉得这事儿跟他有一定的关系。

闷着头等了不长时间，大光就来了，我直接问：“老钱他儿子还在沂水？”大光说，进了茶叶店就没见他再出来，我估计这小子是蔫了，他寻思过，他没有能力跟咱们斗，给嘴巴过完了年就回家“上神”去了。我笑了笑：“有可能，我碰上过不少这样的人。不过也不能大意，因为这次不一样，他想牵扯的是我爸爸。”大光说：“依着我，直接连根给他拔了，砍手、剁脚，看他还怎么‘慌慌’？一个连屎橛子都‘卡’不上的‘迷汉’，哪能让他吹这么大的牛？”我没接茬儿，换个话题说：“叫你回来是因为咱们又摊上了一个‘饥荒’，十万块钱让人家给抢了，中午的事情。”大光一下子愣住了：“谁干的？”